

[阿根廷]拉烏利·劳拉著

一个阿根廷报贩

YIGE AGENTING BAOFAN



江苏人民出版社

阳光照射在翘头发^① 褪色的衣服上，晒得他周身有一种怪舒服的懒洋洋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指自然而然地在裤袋里摸索着，他再一次深信，吃饭的钱确是一文也没有了。他仍旧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注视着往来的妇女，她们匆匆忙忙从他身旁走过，仿佛鸟儿一样吱吱喳喳地谈着。他看着她们，感到很满意，眼光在它们的短上衣上、头发上和匀称的腿上溜来溜去。在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种仿佛恬静的喜悦的神色。突然，有人把他的欣赏打断了：

“喂！翘头发，你要看花了眼啦！”翘头发扭转身来，原来是卡脱莱腋下夹着一卷报纸站在他面前。“今天你就打算看漂亮姑娘啦？不去卖报了吗？”

翘头发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的裤袋朝外翻了出来。他希望卡脱莱不要再和他噜苏。挤在这佛罗里达^② 大街上的喧嚣的人群中间，他感到很惬意；他充分享受着阳光的抚爱，在他眼前还不时闪过摆动着大腿的妇女。突然，一个异常美丽动人的妇女的脸蛋儿引起了翘头发的注意。他目送着这个离去的美人儿，发现她皮鞋上的鞋后跟是踏歪了的，这一来，诱惑力立刻消失了：因为翘头发永远看不惯妇女们穿着歪后跟的皮鞋。

① 这是个外号，因为这人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立着。

② 佛罗里达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大街——俄译注。

“你为什么不去卖呼声报？他们肯把报纸赊给你的。”卡脱莱继续对他說。

“自从你欺骗了他们以后，他们还会把报纸赊给我嗎？”翘头发怒气冲冲地反問他說。

“可是你要知道，为了卖这种报纸，警察局的喽囉們会把我关进铁栏里的！”卡脱莱一边回答，一边显然打算走了。

“滚，滚开！你自个儿就和警察一个模样儿。”

“看来，你今天情緒不大好呀！”卡脱莱說着，不等他回答，就走进拥挤的人群不見了，一路上他大声叫喊着：“阿里揚薩^①！”“阿里揚薩！”

翘头发继续享受阳光的撫爱。

“其实，这个卡脱莱和我一样，也是个受人欺凌的人。为什么他会这样惹我生气呢？还在二十多年前服役时我就認識他。随后我們又一起成了报販。好多次我們分手了，可是終究在佛罗里达又遇到了，就象往常一样，我們整天东奔西走，大声叫喊着各种政治性的、文艺的报纸名称。”——翘头发默默地回忆着。

翘头发辛酸地度过了四十三个年头了，他已經感到上下电車时相当艰难。两条腿上的青筋肿胀和脚掌上的雞眼妨碍他行动。有一回，大金牙那一帮人用手枪逼着他，把他从經常卖报的地方赶走了，从那时候起，他的生活就过得很糟，應該說清楚：在这以前，翘头发是加入了高密斯那一帮的。但是那一天深晚，正当翘头发在捆扎卖剩下的报纸的时候，大金牙的伙計們出其不意地来攻击他，打伤了他的腿，自己一伙人却没有一个来帮助他，幸亏翘头发能够沉着应付、有主意：他倒

① 阿里揚薩——报纸名。

在地下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才没有吃大亏。不久，大金牙和高密斯两人商量好了：双方划分了赚钱多的路线和热闹的十字路口，并且明确地划定了卖报的地段。从此，相互开枪和斗殴的事不再发生了。可是翘头发并没有能回到原先摆报摊的地点去。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在街上跑来跑去地叫卖。当他重又遇到卡脱莱时，他正好感到空虚，感到极度的疲劳。

“为什么你不到佛罗里达去？”他说。“那里叫卖报纸不用吃灰尘，而且还容易赚钱。足够你买面包和豆子的。今天你卖激进派的报纸，明天你可以卖保守党的，社会党的，或者法西斯的报纸；没事干你是待不下去的，总要想个地方混混日子。”

翘头发很喜欢佛罗里达这条街，所以他就在这里待下了。

他身材不高，肩膀很宽，一绺倔强的硬头发（他的外号就是因为这个得来的）翘在他的前额上。他在无穷无尽的人潮里高声地叫喊着报名，时而用手掠一下蓬乱坚硬的头发，时而搔搔象拳击家那样的塌鼻子。佛罗里达大街上开设了许许多多大商店，这些商店前有一些最美丽的妇女走来走去，从“保罗斯杰^①”咖啡馆里不时飘来绝妙的咖啡香。这是一条洁净的、散发着香味的街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最吸引人的一条街道。但是一个报贩要在这条街上卖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有相当数目的钱来缴付拿报纸的押金，这就使你不得不经常准备一笔资金。当翘头发一天一天不间断地工作时，一切都沒有问题。可是有时候他的病腿使他起不了床。最近他就一连三天沒有上街，今天早晨才又到佛罗里达来的。他本来很高兴地想去要几份呼声报，因为他常卖这种报纸。但是自从卡

① “保罗斯杰”咖啡馆——出售巴西圣保罗产的咖啡；内行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咖啡——俄译注。

脱莱欠了报社的报費那天起，翘头发就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好象他的朋友沒有清償的債務应当由他来負責似的。

大街上往来的車輛暂时停住了，行人穿过街道。翘头发被



人潮所吸引，向巴尔答拉梅·米脱莱大街那方面走去。他感到又餓又渴，很想吃两块餡餅，再喝这么一杯紅葡萄酒。他重又在自己的褲袋里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个銅板也是好的。这时街上走过一个好似周身浸透了某种香水的姑娘，吸引了翘头发的注意，他才不再作毫无結果的搜索。

（翘头发也有过未婚妻，名叫爱丽若。她患肺結核死了。翘头发把她一张已經发黃的照片保存在自己的身份証紙夹里，时常看看。自从爱丽若死后，世界上一切东西，对翘头发來說，都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他注視着以輕捷的步子走过的姑娘，她正轉弯向巴尔答拉梅·米脱莱大街走去。他赶忙跟在她后面，希望能看一看她的臉龐。翘头发想繞到姑娘前面去，但是他撞上了一个肥

胖的男子。等到他們分开来各走各的时候，姑娘已經看不見了。大幅的广告：“奧斯加利依的鞋子。請您到皮利宜斯商店去买！”——尽管你不想看它，它还是闖进了翘头发的眼帘。来一份烘餅和餡餅吧。为什么不找卡脫萊帮帮忙呢？即使能帮一个比索^①也好呀。是什么原因卡脫萊惹他这样生气呢？說起来，卡脫萊是对的：因为卖呼声报，这就等于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那么偷偷地拿了几份报纸，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翘头发感到很不自在，他一肚子气，也不知是为了饿呢，也不知是为了沒能看清楚那个姑娘。她有些地方使他想起了爱丽若。难道这会突然勾起他往昔的爱情？他没有看到爱丽若进棺材，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和她訣别，从那时起——已經过了不少年头啦——可是他有时总觉得眼看着她就要从某一处街角后面走出来似的。

“喂！翘头发！”

翘头发朝发出喊声那方面扭过身来，原来是呼声报的編輯主任站在編輯部門口在喊他。这就是爱斯比泰先生。他总是准許把报纸給翘头发讓他到佛罗里达去卖。爱斯比泰看样子象个青年人，他微笑着——笑容从来也沒有从他的脸上离开过。在每次相遇的时候他总要拍拍翘头发的肩膀。

“翘头发，劳駕，帮我做一件事，好吧？”

报販聚精会神地注意起来。他想起了自己的飢餓，他觉得賒几份报纸的机会到了。

翘头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爱斯比泰先生伸手遞給他一张蓝色的鈔票，大概这是“三櫓战艦”吧？报販只听人說过，

① 比索——阿根廷通貨的名称。一比索等于一百生太伏。合0.20美元。

在一千比索的鈔票上印着“薩爾明德”的三橋戰艦。

“這是五百比索，須要把它兌換開。”

“是呀，有人和我說過：‘三橋戰艦’的鈔票不是藍色的。”
翹頭髮心里想。

“拿去吧！”愛斯比泰把錢交給他。翹頭髮望着愛斯比泰的笑臉在想：

“五百比索，難道這會是真的嗎？”

“你為什麼這樣望着？”編輯主任問，“你以為這是假的嗎？”

“我不明白。”翹頭髮回答。

愛斯比泰哈哈大笑，這個街頭報販的懷疑使他滿心歡喜。

“你行個好吧！不然，我一個人在這裡簡直忙得不可開交。把它兌成票面比較小的，即使一百比索一張的也好。”

愛斯比泰帶着他的笑容走開了。翹頭髮手里拿着鈔票呆在那裡。他抬起眼睛往上看，默默念道：“呼聲報——反帝國主義聯盟的日報”。反——帝國主義的——聯盟，這是什麼意思呢？

翹頭髮想找愛斯比泰，走進了編輯部。在寬敞的接待室里，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一群微笑着的男男女女排着隊站在準備用鎂光攝影的照象師面前。從房間的各個角落里紛紛傳出各種喊聲：“朋友們，大家罷工！大家罷工呀！”“什麼時候出快報？”“不要忘記派報販到各個工廠的大門口去！”

翹頭髮站在一扇門旁邊，打字機的敲擊聲和一個沒穿上裝的男子的不停的詢問，把他鬧得暈頭暈腦。

“有誰知道我的煙斗哪里去了？”沒穿上裝的男子問道。

“我這兒沒有，先生！”報販摸着褲袋高聲說。

愛斯比泰望着翹頭髮：

“你怎么的，翘头发，还没有去换钱呀？”

“我不明白。”报贩漫不经心地回答。

“什么东西你不明白，到街角上的咖啡馆去或是到杜比酒吧间或是到达斯·金诺斯饭店里去换一下吧。不过要快一点，我要还帐。”

爱斯比泰又和另外几个人谈起话来。没穿上装的人转过身来说：

“假如我的烟斗找不到，那我要把这次失落不见当作政治阴谋来看待。”他从翘头发身旁走过，用可怕的眼光打量着他，于是，报贩又去摸自己的口袋。

“跟我老实说，一定是我们的派报人把它交给你保存的，是吧？”他嘟嘟囔囔地和翘头发开玩笑说。

“我没有拿，爱斯比泰先生叫我来……”

“别装蒜了！我看，它就在你的那只口袋里。”呼声报的这位工作人员看到报贩忸怩不安，越发跟他开玩笑。

“这是‘病利多^①’。”翘头发说，一面拿出一只小药瓶。

这个人以非常认真的态度用心地细看药瓶。

“你打算叫我相信，好象你是患胃炎的吗？难道你不晓得，这是知识分子的病？”

爱斯比泰又走过来了。于是翘头发急忙想走。

“我只希望能赊几份报给我。我一卖掉，马上就……”他说。

“好，好，”编辑主任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需要报贩，尤其是在佛罗里达。”

“这样说来，您一定给我了，一开头有五十份也就行了。”

① 病利多——患胃病的人服用的一种药——俄译注。

“喂，翘头发，你怎么啦？我可以給你五十份，給你一百份。但是你到底去不去給我換錢呀？”

爱斯比泰額上青筋暴漲。報販懂得，主任要發脾氣了。

“您是不是糊塗了？”翹頭髮問他，但立刻又害怕自己太粗魯了，可是當他發覺爱斯比泰臉上吃驚的笑容後，又補充了一句，“假如我不再回到這兒來呢？”

“給我去兌換一下吧，即使一百比索一張的也好！”

爱斯比泰先生走進接待室擁擠的人叢中不見了。在鎂光燈的閃耀中又一次听到了他的聲音：“派報販到工廠去，別忘了！”

翹頭髮的右手里捏着一張五百比索的鈔票。他用遲滯的步子走出編輯部。他站在大門口看到，不遠一家商店的玻璃櫥窗面前站着一個很象爱麗若的姑娘。他想奔到她面前去，但姑娘離開了櫥窗，於是翹頭髮緊跟着她走。這個姑娘是不是爱麗若呢？她的身段和爱麗若一模一樣，走路的步法也相象，只是腿稍微粗了一點。爱麗若，爱麗若，你還記得在拉西达尔河上閑遊的情景嗎？你怕划子會翻身……

然而這個人並不是爱麗若。

這時他才想起了，鈔票還捏在手里呢。口袋里連買一塊餡餅的錢都沒有，可是手里……

二

翹頭髮站在一家小餐館面前。在烤肉的鐵叉子上，几塊烤紅了的豬肉和雛鷄光閃閃地滲出油來。烤好的安抽魚烘餅剛從火上拿下來。翹頭髮饑涎欲滴地盯牢這些東西舍不得走開。假如把鈔票兌開了買一份，那會怎樣呢？如果胃炎會發

作的話，終究他還有“病利多”可以防備萬一。那個沒穿上裝的人剛才關於胃炎和知識分子說了些什麼？

煤塊燃燒的一股熱氣透過簾子撲到他身上。小餐館的大理石櫃台上，瓜子向上放着一隻烤熟了的“比魯圖”^①，上面塗滿了辣椒。翹頭髮手里死勁地捏住那張藍色的鈔票。他心裡設想，彷彿這是他的錢，于是他想象着可以拿它來購買一切，可以隨便來處理它。他幻想着買了不少肉包子和幾瓶酒，拿來分送給現在正坐在里伐達羅亞大街的人行道邊上的伙伴們。他們正在那裏等着那緊張的一刻，到那時胖子奇西亞就會從西裝背心的口袋里掏出大懷表，尖聲地吹着哨子，通知大家：領取當班報紙的時刻到啦。現在翹頭髮完全可以邀請卡脫萊和別的朋友到隨便哪兒去喝杯葡萄酒。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錢不是他的么，是他翹頭髮的，是他在賽馬中押了“連勝三場”^②的賭注贏來的。力奇是有名的賽馬騎手，他的三匹馬在三場比賽中都跑了第一。這種奇蹟可不是每天都有的！翹頭髮想起了力奇和卡洛斯·加爾奇爾合攝的照片：那位著名的歌唱家以自己慣常的姿勢站着，一隻手插在褲袋里，頭上戴了一頂軟邊禮帽，帽檐垂得很低，顯得很漂亮。騎手力奇的左手放在加爾奇爾的肩頭上，右手握着一根馬鞭。這是一張彩色照片，翹頭髮在理髮店里、在杜比酒吧間里和其他地方都看見過。力奇在賽馬場中活躍了多久了？他多少歲了？翹頭髮記

① 比魯圖——外形像猓猴一樣的禽類，產於南美洲，可作食物——俄譯注。

② 連勝三場——在賽馬賭博中，賭注押在連贏三場的勝利者名下，贏了第一場，賭注加一倍再押在第二場比賽中；第二場贏了，再加一倍押在第三場比賽中，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贏得很多錢，但是，贏的機會是很少的——俄譯注。

得在“巴瑞洛”巧克力糖的包裝紙上就看到过力奇。他跟比林涅奇和亚却；跟齐特·却洛尔和加奇里；跟杰沙里尔和米奇齐等人^①一起画在包裝紙上面。这些人都已成为过去，力奇却始终是个紅騎手，他仍然在賽馬場上馳騁，騎在馬背上仿佛人和馬分不开似的。

蓦地，翘头发好象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給我去兌換一下吧，即使一百比索一張的也好。”在他的脑子里閃現出愛斯比泰微笑着的臉龐，這一來，他變成藍色鈔票的合法主人那種幻想頓時烟消云散了。他走進小餐館，貪婪地盯住放在大理石櫃台上的誘人的烘餅和“比魯圖”，嗅到了這些東西的香味，他的心口更難過了。

“您可以給兌換一下嗎？”

出納員惊奇地望着鈔票，把它接在手里翻來復去地看了一陣，然後放在櫃台上，用不信任的眼光又把錢細細地審視了一遍。他真想問報販，這錢是從哪里弄來的。一定是偷來的。他猶豫不決地把錢交還了翹头发。

“怎么？沒錢兌換嗎？”翹头发問。

出納員只点点头來回答他。就這樣翹头发脑子里盤旋着種種紛雜的念頭，手里拿着原先那張鈔票，重又走上了大街。烘餅原封未動的還放在櫃台上，它的香氣引誘着報販。不，兌開這五百比索，對他來說是不十分容易的，可是編輯主任要零票。為什麼愛斯比泰堅信他會回去呢？他的信任根據什麼呢？翹头发一共才到呼聲報編輯部去過四、五次，去拿上幾十份報紙並且即時付清了報費。也許愛斯比泰決定考驗他一下吧？

① 這些都是當時受人歡迎的、阿根廷和外國運動家的名字——俄譯注。

正好碰上这样一个好机会来试探他老实不老实？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实还是不老实呢？从前翘头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但话又说回来了，当有钱的时候，做个忠诚老实的人是容易的。可是当你口袋里空空如也，肚子里肠子贴住肠子的时候，那我倒要看看你，看你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过爱斯比泰懂不懂这个呢？有很多人是忠实的，这是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满足了；如果你把他们放在翘头发的地位，剥夺掉他们的最后一文钱，然后再交给他们五百比索，你再看看他们会怎样做吧！到那时他倒真想看看他们哩。报贩已经对爱斯比泰先生生气了。为什么他老是笑嘻嘻的呢？为什么他偏要派他去换钱呢？假如他把这件事委托给卡脱莱那才有意思呢。这个人用不到多考虑，一定会带了钱逃跑的。翘头发真想转回去把这张鬼钞票交还。但立刻他又想到：在上上星期日他完全可以在赛马场上赢到这么多钱的。他在“连胜三场”的最后一场中失败了，因而那就要到手的钱也落了空。他那时不是眼看着就可以到手五百比索了吗？那他也可以有一张蓝色的钞票了，恰恰和这张惹他烦恼的钞票一模一样。

翘头发走进了弥漫着一片香烟烟雾的杜比酒吧间。他看清楚大金牙的伙计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们都到齐了。那全是他们一帮。在他的记忆中浮现出他们的浑名：法兰西；哑嗓子杜洛克；拖鼻涕；小肚皮；大肚皮；斧头柄；瘸腿；胖子奇西亚，……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姓名。其实翘头发难道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名字早被遗忘了！他也只有一个浑名。对所有的人和对他自己来说，他的名字就叫翘头发。谁不知道大金牙的权力？（人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嘴里傲慢地闪耀着金牙齿）他每星期一次给自己的伙计们排一张名单，名字边上注上发给每人报纸多少份。谁有本领敢否认大金牙的权力呢？对报

販們來說，他是街道上的土皇帝和老爺。自從他和高密斯勾結以後，糾紛就結束了，僅僅成為一個回憶的題材了。在一次大打出手以後，報販們打算給“泰白諾”報編輯部拍個電報：“我們已達目的，四人被殺。”就連這份電報，人們也已經忘記了。誰會想起這件事呢？翹頭髮曾經有個時候在里伐達維亞和阿里倍爾脫街的轉角上擺過自己的報攤，又有誰還記得呢？

出乎意外地，報販看到了卡脫萊，他正在一張擲骰子的小桌子旁看人家賭錢。翹頭髮本來就不高，這時真想變得更矮一些。一絡鬚髮翹在他的前額上，他猶如影子一樣謹慎小心地企圖偷偷地走到賭場老板那里去。賭場老板這時正象看門狗似的全副精神看守着庄家的賭本。翹頭髮從口袋里掏出藍色的鈔票，把它攤開來。西班牙人的老板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鈔票。

“請您給兌換一下！”

老板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襤褸的報販打哪兒碰上這樣好運氣？

“請您給兌一兌開，即使是一百比索一張的也行。唐^①·杰姆斯托克利斯。”

“你拿這些錢去賭嗎？”

翹頭髮發抖了。這是卡脫萊的聲音。他感覺得到身背後卡脫萊的呼吸。他現在是多麼憎恨卡脫萊呀！他沒有轉過身去；只管仔細地點鈔票，這是西班牙老板給他擺在一隻小錫盤里的。

“有一百比索一張的嗎？”

“這不是嘛。這一扎小票你可以不用點數。”西班牙人說。

① 唐——西班牙語對中流社會以上紳士的尊稱。

“为什么？”翘发头怀疑地問。

“因为这一扎鈔票是直接從銀行里取來的，你沒有看到上面蓋了印還有出納員的簽字嗎？”

“給你揪到好一塊肥肉。這一場贏得真夠味兒呀！”報販又聽到卡脫萊在說話。

翹發頭把錢放進口袋，然後才向朋友轉過臉來：

“這不是我的，是人家託我換的。”

“你講吧！你一定會說，是警察局長親自託你兌換的。”

“隨你怎樣想法，總歸錢是愛斯比泰先生交給我的。”

“誰，呼聲報的主任嗎？”

“就是他！”翹發頭驕傲地說。

“你別惹我發笑了，”卡脫萊說，同時強裝着哈哈大笑。“這是從什麼時候起，他變得這樣信任你的？”

“為什麼就不能呢？”翹發頭反問道，他漸漸地有些激怒了。

“當然羅，象你這樣一副忠實的嘴臉，還會不信任你？”卡脫萊假裝地放聲大笑，挖苦他說。

“這是誰說的！你怎么不到痰盂里去照照自己的嘴臉？”

翹發頭向門口走去，但卡脫萊擋住他的去路。

“你說，你這是當真的嗎？”

“那麼你是怎樣想法呢？”

“我問你，你當真想將錢送回去，還是就這麼說說罷了？”

翹發頭一只手捏住鈔票並沒有從褲袋里抽出來。他凝視着卡脫萊。假如在這剎那間他看到卡脫萊額上長出了角，腳上生了蹄子，他也不會驚訝的。因為卡脫萊就是命運給他打發來的一個蠱惑人的魔鬼！

“難道我真的長了一副賊相嗎？”

“誰跟你說的？倒不如說你有一副警察的面孔。”

“可是你呢，一看就知道是個騙子手。跟你說吧，如果你再不覺悟，那你結果會關進鐵柵里的。”

“你真會打岔。可是你還是得說出來，錢究竟是誰給你的？”

翹頭髮心里盤算，他的朋友究竟想干什么？最後他回答說：

“是呼聲報的編輯主任。”

“那好吧，你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報紙嗎？”

翹頭髮想起了那塊牌匾，可是他說的時候並沒有懂得自己的話的真正意義：

“這是一種反帝國主義聯盟的日報。”

卡脫萊被他的話弄糊塗了，吃驚地望着他。當時卡脫萊好象覺得：和自己長久以來就非常熟識的朋友，現在簡直換了個人了。他從哪兒沾染上這種思想的呢？

“朋友，你高興什麼？難道你不明白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的報紙？隨便哪一天都可以把它封閉掉的？”

翹頭髮有一刻沒作聲。有時他也翻閱各種報紙和雜誌，因此在他的概念里：共產黨員——這是和那種嘴巴里啣着刀子、隨時準備從各個角落後面出來殺人的野蠻人有一些相象的家伙。

“難道是真的嗎？”他懷疑地說。

但立刻一種猜想使他的臉色開朗了。他覺得他可以使卡脫萊陷入窘境：

“那麼，反帝國主義聯盟是什麼意思呢？”

“瞧你這個人！聯盟，注意這兩個字——聯盟！……這個，你明白嗎？……”

卡脫萊的惊惶失措引得翘头发很开心。

“往下說呀，你为什么不作声了？”

“不用急，我是知道的……”于是卡脫萊轉身向着玩牌的小桌子，对玩紙牌的人們說：“喂，伙計們，你們告訴这个傻瓜，反帝国主义联盟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惊异地望着卡脫萊，随后又望着翘头发，以为这是开玩笑，但是还不晓得怎样来跟着凑趣。在愉快活跃的气氛中有一个人解释道：

“朋友，这是一笔极大的賭注，但是，是冒险的賭注。”

卡脫萊脸上閃耀着光彩，得意地对自己的朋友說：

“瞧，我跟你說什么？”

翘头发推开卡脫萊走上大街，一路上听到朋友釘住他在說：

“你什么都別管它。把錢弄到手吧。最好我們去好好地吃它一頓！”

这时翘头发才想起来：从昨天白天起，他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哩。他又站在小餐館前，看着柜台上那只脚爪朝天的小畜生“比魯图”。

“难道你不想尝一尝它的味道嗎？”蠱惑人的卡脫萊对他低声說。

翘头发已經觉得卡脫萊身上好象出現了角和蹄子，从他身上还发出一陣硫黃的气息。报販饑涎欲滴，他的手指紧紧捏住那一小瓶藥。

“我不貪吃随便什么狗屁玩意儿。”他說。

“你簡直換了个人啦！”卡脫萊絕望地高声說。

翘头发不再去理睬他的朋友，徑自轉弯向巴尔答拉梅·米脫萊大街走去。正好在这个時刻，胖子奇西亚吹起了哨子。

于是一群发了疯似的报贩——有成年人，有小伙子，也有孩子——拼命地向派报的地点冲去。他们径直在馬路上飞跑，机灵地从疾驶的汽車旁边擦过去，为的是尽快地拿到报纸，第一个开始叫卖。

两个朋友閃到一边，給自己的同行們讓路。

“你可知道，我在杜比酒吧間听到人家說什么？据說，派报馬上要用汽笛来通知了。”卡脫萊說。

“那么胖子奇西亚将来干什么呢？”翘头发問。

“沒有他也行。在各个編輯部里装上电鐘，可以同时发出汽笛。”

翘头发想着胖子奇西亚的职务：他一天掙二十比索的工資，唯一的工作就是按时掏出自己的大怀表和刺耳地吹起哨子。

“胖子奇西亚的輕松的工作要結束了。”他說。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可以象別人一样地工作嘛。”卡脫萊跟着說。

翘头发往前走。每跨一步对他來說都是活受罪。在这一瞬間，他痛恨卡脫萊，痛恨愛斯比泰先生和呼声报……痛恨整个世界。他脚掌上的鷄眼在痛，腿上的筋也在痛，由于飢餓胃也在发痛。可是他还不得不去听卡脫萊誘惑他的惡魔般的声音：

“你听我說，我們来押愛比尼亚的賭注，买十张賽馬票。这匹馬常在圣·依西特罗賽馬場比賽。押愛比尼亚的賭注可以多贏一些，每个比索可以贏二十个。”

“愛比尼亚跑哪一場？跑第六場？那不錯，事情可能会成功的。他們大概会用那些馬駒来搞什么鬼花样。最可能是把沙拉利和愛比尼亚配在一起，冒一次險碰碰运气怎么样？”翘